

为了爱，所以坚持

杜卫东

——你难道不是自私鬼吗？死很容易。你摆脱了、轻松了，可是你想到过满头白发的双亲吗？想到过天真无邪的儿子吗？想到过那么多爱你、关心你的同事、朋友和学生吗？

——如果你不想被家人嫌弃，不愿被朋友轻蔑，只能在生活中突围。你可以不够坚强，但是不能怯懦；你可以不够勇敢，但是不能退缩；你可以被生活打败，但是不应该被生活缴械！

葛敏在微信中告诉我，真的很感谢这位朋友，整整八个月，每天关注着葛敏情绪上的每一点细微变化，秒回她的各种抱怨和胡思乱想。她还给葛敏在网上订购了一本书：保罗的《当呼吸化为空气》。在人生道路上十分成功的保罗，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。作为医生和作家，他在这本书中直面死亡过程，告诉我们如何生存。葛敏觉得自己和保罗有很多相似之处：同样三十多岁年纪，同样在事业的高峰突然被命运抛入人生谷底，但是保罗对生活意义的坚守却令葛敏自惭形秽。她告诉我，怕年老的父母承受不住压力，她日夜守护，为她点燃了一盏心灯，也许自己早在另一个世界了。

安置好悲伤，葛敏重新出发。患病后最撕心裂肺的不仅是病痛，更是和儿子渐行渐远。四岁的儿子和小朋友玩累了，向妈妈撒娇求抱。因为手臂力量不足，葛敏放下孩子的瞬间竟把他的脑袋重重摔在运动器械上。渐渐的，葛敏吃饭都要人喂，生活已经不能自理。她感觉要远离儿子的世界了，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摆脱被红牌判罚出场的宿命。

她不得不把儿子送到北京的阿姨家。一个月后她来到北京，因为她无法剪断对儿子的思念。等儿子睡着了，她由人搀扶着躺到儿子身旁。灯熄了，夜幕渐渐降临。月亮挂在树梢上，将一片惨淡的微光洒在床头。她想靠近儿子，她想把儿子蹬开的被子重新搭在他肚子上，她怕秋夜的寒风让儿子着凉。可是，她的身体和手臂一动也不能动，只能用牙咬着被角，一点点搭在儿子身上。夜深了，她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儿子，默默倾听儿子的呼吸，那呼吸均匀而流畅，在万籁俱寂的子夜有如天籁。她的思绪随着儿子的呼吸一下子飘得很远很远。想到儿子将来上学、高考、参加工作、谈婚论嫁，作为母亲的她都可能缺席，不由悲从心来，听凭泪水一滴滴顺着脸颊流

进嘴里。儿子已经和她越来越陌生了，除了眼神，她无法用语言和行动表达对儿子的爱。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幼童，又怎么能读懂母亲满怀深情的目光呢？早晨，儿子醒了，揉揉眼睛，看到躺在身旁的她，一骨碌爬起来，连鞋也没顾得上穿就跑到楼下找阿姨了。葛敏眼睛模糊了，也许，真的应该放手了。失去比得到痛苦，而痛苦是苦涩的咖啡，在生活的特定情景必须含泪吸饮。

葛敏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公益事业。她和陌尘办了一个公众号，起名“冰语阁”。陌尘是她就诊时结识的病友，年届不惑、英俊潇洒，曾是一名警官。他的病情比葛敏发展迅速，但是他坚强、乐观，永不言败。他们要把“冰语阁”变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，让病友们感受彼此的呼吸、心跳和温暖。在这里，病友和家属们关注着MND的最新科研信息，解答着各种患病后遇到的问题，交流着各自的护理经验。如果有谁表现出了悲观和绝望，各种鼓励就会像春天的花瓣一样飘洒。葛敏把自己文章打赏得到的五万元钱，全部用在了“冰语阁”运营上，定时给生活困难的病友发放补贴。她还发出倡议，希望病友和家属拿起笔来写一本书。她认为这本书确定的主题是：为了爱，所以坚持。

空下的时间葛敏还要做两件很重要的事：一件是办好舞蹈培训班。她不能跳舞，可她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舞蹈。月色和星光缺失，高远的夜空还会迷人吗？她坐着轮椅来到课堂，认真观察学生的一招一式，把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一一告诉现场的助理。舞蹈是脚步的诗歌，她想让学生理解，激情比技巧更能让心中的美绽放。我曾在她的文章后面读到过这样的留言：老师，今天吃晚饭时，妈妈听我说了您的情况，哭了，她让我以后下了课去抱抱您。再有一件事就是写作，写自己与病魔抗争的经历和感悟，更多的文字是写给儿子的。每一个重要人生节点，她都给儿子留下了一封信。她的身体可以缺席，她的爱却会像洁白的栀子花，永远盛开在儿子成长的路上。

在北京东北部的酒厂艺术区，我第一次见到了葛敏。这里原是一片废弃的厂房，如今有几十家艺术类公司安营扎寨，门面装修各异、风格前卫，很有一些现代气息。大家从不同的渠道走近了葛敏，走近了渐冻人群体：今天，又为了一

件共同的社会公益事业聚集到一起：落实、解决《为了爱，所以坚持》一书的编辑、出版和新书发布会各项事宜。这本由渐冻人患者和家属撰写的书，是葛敏要展现给世界的一幅画卷。他们以情感着色，用心血描绘，画卷中有压在石板下的小草，也有掠过长空的苍鹰和傲立雪中的红梅。

葛敏来了。我扭头望去，只见落地窗外，一位梳着丸子头的青年女子正从轮椅上艰难站起，鸡心领练功服，黑色灯笼裤，看上去亭亭玉立。心理咨询师李青说，她的病情发展很快，医生说，过不了多久就要插管了。李青近来一直帮助葛敏整理书稿，熟悉情况。已经失去语言功能的葛敏发出的呜呜声，只有她能听懂；葛敏的眼神也只有她能领悟。在之后的交流中，她几乎成了葛敏的半个翻译。我印象中的渐冻人大都形容枯槁、骨瘦如柴，而坐在那里的葛敏如果不说话，分明就是一位随时准备起舞的舞者。她的同学、歌舞编导朴美花告诉我，葛敏因为注重锻炼使病情得以延缓，但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。不过她的精神却越来越强大。你看，这是她不久前写给舞蹈圈的文字。我接过朴导的手机：各位亲，有大师说我能活八十岁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等过几年解冻了，我依然会东山再起。现在我只是临时被上帝抽调去干些公益哈。

我向葛敏招手示意，发去一条微信：葛敏，你是最棒的。

“最黑的那一段路总要一个人走完。活着的每一天，我都会不哀怨，不气馁，不妥协！”

看着葛敏的回复，我一时百感交集：世间还有什么比注视着死亡一步步逼近更为残酷呢？全身肌肉萎缩，甚至连眼部几块微小的肌肉最终也会完全丧失功能，只有大脑始终清醒，眼睛始终明澈——感受死神的阴影一寸寸吞噬生命的天空，这需要多么坚强的内心和多么豁达的胸怀啊！坐在对面的葛敏目光是那么明澈，心中分明洒满了阳光；而且从始至终她一直绽放着灿烂的笑容，即便低头打字时，脸上的表情也祥和、恬静，在午后的阳光映照下像是圣洁的雕像。是的，厄运将她的生活击成齑粉，她却用坚韧、真诚与爱，将其重新塑造成一尊冰冻的女神，晶莹剔透、美丽而高贵。我知道，最终它会融化为水，但是她脚下的那片土地会因为水的润泽而丰茂，生长出一束束美丽的花来。

一踏上庄浪大地，最让人震惊的，就是那浓郁深沉的绿。

庄浪的绿，是梯田的绿。层叠的梯田，一层层，一片片，绿得漫山遍野，绿得生意盎然。

站在川里，放眼望去，一坪坪玉米，一梯梯果树，一梁梁绿林，拉起手，连成片，欢快地舞向天际。近坡翠绿，远山黛青，跳跃着扯起蓝天白云。绿透的仲秋，绿透的庄浪，奏出不息的生命乐章，展开无边的绿色画廊。

路旁的绿更是打眼。一棵棵翠柳轻舒柔枝，摇起靓丽的秀发；一株株油松探头探脑，伸出稚嫩的青针。一丛丛八瓣梅挺直了细枝，挑起一朵朵质朴的小花。红的、粉的……恣意地辉映着绿柳青松。

坡顶看绿，分外震撼。沟里，点点绿水眨着眼；坡上，叠叠梯田铺开绿。远眺绿坡，山路弯弯，恰似挽起绿浪的玉带。俯瞰绿田，农舍簇簇，宛若遨游绿海的小船。透过云朵，一缕缕阳光洒向山岭。坡上一片阴，一片阳；梯田一会儿明媚，一会儿幽丽。斑驳的秋山，撩拨着无边的情思。

游龙山上，四处都是惹眼的油松。那油松嫩嫩的、绿绿的，一带一带，一坡一坡，横成行、竖成列、斜成线，就像一条条游龙绕在岭间。游龙牵起成片的山桃、紫花槐，遥望着重峦叠嶂的关山。抚着油松，护林的古稀老人聊起了往事。这些年，庄浪县年年组织万人上山，义务植树。他们秋冬平地，春天栽苗，一片山、一片沟地综合治理，一千亩、一万亩地大规模绿化。庄浪人就像绣花一样，拉线画点，挖坑培堰，绣出了千沟百梁的连片林海。

“从前，秃山上一刮风，连人都会吹着跑哩。现在，土养树，树护山，连雨水都比过去多了。”老人的眼睛笑得眯成了缝。

层层叠叠的梯田里，别有一番绿色。苹果就要熟了。一重重，一树树，乐弯了青枝，笑红了胖脸。明媚的阳光筛下来，绿叶“哗啦啦”地抖着青翠，红果美滋滋地亮出金光。绿叶、金果，白云、蓝天，尽情地点染着五彩的大写意。林间的果农指着坡下的一片小楼说，他家的十亩果园去年年收入十几万元，乡亲们都住进了新房，村里已经有两百多辆私家轿车。

梯田环抱的陈家堡首先是一个土围子，庄浪人把它变成了民俗公园。一层梯田里，一畦畦中药材枝繁叶茂。独活、大黄、板蓝根……舒展出生命的活力。一层梯田里，一组组雕塑栩栩如生。抽陀螺、跳山羊、藏猫猫……定格了童年的记忆。一层梯田里，一座座土屋错落有致。油坊、粉坊、磨坊……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

堡顶，斑驳的土墙，簇新的碉楼圈起了悠远的过去，山下的万亩葵花、两排店铺张扬着锦绣的现在。堡底，一片百岁菊擎起红花、黄花，展开青枝绿叶，拥着弯弯曲曲的小

梯田绿

李战吉

路。游人伫立在花径、水边，孩子闹，大人笑，一个个用手机记录着秋游的雅趣。

望着看不够的青山绿水，不由得浮想联翩。我仿佛又看到了庄浪人抡起镢，挥起锹，小车推，肩膀挑，寒冬腊月修梯田的场景。他们一干就是三十多年，在这片支离破碎的大地上，修出了数万亩梯田。我又想起了十六岁的花季少女、六十七岁的风霜老汉，还有那位脚后跟冻裂了拿针缝的年轻妇女……他们的生命已经融入了庄浪的梯田，长进了绿树的枝叶和年轮。

过去的庄浪人说，咱就是要为了子孙把地修平哩！现在的庄浪人说，咱就是要为了子孙把地绿化哩！我记下了当地干部的那句话：我们就是要把绿色种进梯田，种进农家，种进农民的心里！

品味着坡头绿树，田间苹果，古堡繁花，真让人流连忘返。来吧，挺直腰杆的庄浪人，让我们一起走进梯田绿吧！叶上的雨滴正在闪亮，那不就是前辈脸上的汗珠？树上的枝条正在挥舞，那不就是先人扬起的手臂？轻轻地擦一擦汗珠，轻轻地挽一挽手臂吧！不要打扰睡在这里的英雄，让他们默默地，默默地，再一次为庄浪梦展露笑容。来吧，骄傲自豪的庄浪人，让我们一起走进梯田绿吧！对着镜头，摆个姿势，照张相，留下心心相印的绿色足迹，堡底，一片百岁菊擎起红花、黄花，展开青枝绿叶，拥着弯弯曲曲的小

新时代之光

车在大化县城红河南路的一家宾馆前停下。

这是下午四点的光景，斜阳犹骄，天宇蔚蓝，大地热气灼人。

踏上大化的土地，心里油然涌起一种亲切感。前年，曾来过大化，此番是旧地重游。

同行的同事们就不一样了，一色北方人，第一次到大化，下车后一边好奇地张望大化县城的街道，一边感受着南方的湿热天气。

六月天，全国各地哪儿不是热气蒸腾？不过北方是干热，常伴着些风，且早晚温差大，不似南方这般热又潮。大化眼下的湿热，在南方却也平常。

大化的美，在红水河“百里画廊”。

翌晨，从县城乘车约十五分钟到达板堆码头，登上“百里画廊”的游船。望望天，多云、太阳不见踪影，有南方夏日里难得的阴凉。

游船缓缓驶离码头。大家走到甲板或登上船顶观赏。“百里画廊”是大化水电站大坝拦水形成的峡谷河段。只见两岸绿树丰茂，碧草萋萋。喀斯特地貌的山峦，在浓云笼罩下或昂首耸立，或沉身低伏，如列如阵，如舞如蹈，气象万千。河面映着两岸植被和山峦的倒影，黛绿而静谧。

红水河是珠江水系干流西江的上游，流贯贵州和广西。红水河发源于云南曲靖马雄山，称南盘江，流至贵州望谟县与北盘江会合，始称红水河。在广西，红水河流经乐业、天峨、南丹、东兰、大化

晴雨大化

石一宁

袭来。然而，来到号称“天下第一弄”的甘房弄观景台，四望连绵不绝的山峰，俯瞰八百米下的甘房弄，一行人被震撼了，不顾酷热高温，纷纷用镜头捕捉这一天下奇观。

七百弄分布有世界上又陡又深的岩溶峰丛地貌，与云南路南石林、桂林阳朔峰林并列为世界三种典型的岩溶地貌类型。七百弄高峰丛是世界上峰丛最密集地区，峰顶海拔九百至一千米，海拔八百米以上山峰有数千座。这里的岩溶洼地是世界上最密最深的深洼地区，七百弄的峰丛像一个个大漏斗，圈出洼地两千五百多处。高峰从深洼地、岩溶谷地、岩溶洞穴、岩溶峡谷、水体景观、地下暗河、地质剖面、生物化石……组成了这里的壮丽景观。

大化的美，还在“绿珠长湖”。

“绿珠长湖”是当地人对岩滩库区的称誉。岩滩水电站的兴建，蓄水形成了五十六平方公里的库区湖和长达十六公里的峡谷水库。观赏“绿珠长湖”之时，天降大雨。大家坐在船舱里，透过舱窗欣赏雨中的湖光山色，别有一番情趣。只见天空乱云奔飞，两岸山头云遮雾绕，隐约变幻。一座座孤岛不时冒出湖面，撞入眼帘。雨不停地击打着湖水，溅起朵朵水花，湖面一片苍茫。雨不停地击打着船，冲刷着舱窗，叩击着船上游人的心弦。

到达生态民族新城时，恰好雨歇。生态民族新城风格别致的幢幢小楼大厦，让人感觉仿佛是到了某个大城市

的商住新区。这里是化县易地扶贫搬迁与城镇化结合的试点工程，占地面积三千多亩，总投资约五十亿元，全部建成将可容纳六万人，目前已搬迁安置贫困人口两万多。同时，亦有提供教师和公务员的团购房、公租房和面向所有居民的商品房。

站在生态民族新城规划模型沙盘前，大家对这座新城全部建成时的壮观前景甚为振奋。贫困户安置到这里，不仅住上现代化设施齐全的楼房，每人还有一笔补助金。然而，故土难离，农民对土地和家园永远怀着深情的眷恋，尤其是老一辈农民，更不易被城镇生活所打动。不少年轻人即使搬来了，也面临着就业谋生等问题。毗邻的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，对这里的很多农民工更有吸引力。如何让这个新城生发出更多生机和吸引力，值得努力地探索下去。

不过我想，即使有这些隐忧，生态民族新城依然展现着前行的步履和身姿。今天七百弄底里的村民们，在广东等地打工的大化农民工们，已经不是昨天的他们。他们守着弄底的破房旧屋，他们睡着工厂的简陋床铺，不再是别无选择，而恰恰是他们做出了选择，他们有了选择的能力。无论多苦多累，那个不太远的地方，还有着他们的一个值得自豪的新家。

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”东晋陶渊明诗里的“大化”一词，乃指大自然。大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，似乎也早已养成不喜不惧的心性。



屏南县——古村旧事(摄影)

陆坚

大地